

莫干山是座山，山在云端，吞吐着天地的气息；莫干山也是一个镇，镇在山脚，是山吐纳出的一片人间烟火。这座山，印刻着无数名流的雅宴记忆，这个镇，藏着浙北山区的味觉密码。

莫干山味道

叶青

1928年，时任上海《申报·自由谈》主编周瘦鹃，受辛亥革命元勋周柏年邀请，到莫干山避暑。他在《山中琐记》中，留下了包括鸡蛋清口蘑汤、煎鳊鱼、虾仁盒饭、熏鸡、竹叶粉蒸肉、鸡脑豆腐等在内的详细菜单。读完掩卷，馋念暗生。

人类与食物的纠缠，大抵是生命中最持久的眷恋。莫干山有近万亩竹林铺就食材的基底，有云雾滋养的茶果，有山泉孕育的山珍，还有湖湾鲜美水产，此番美食图景，怎不令人心向往之。



星空下的雨果故居 (油画) 杜海军

我的母亲决定给孙女在客厅规划一个读书角。于是，客厅的全套卡拉OK设备就地解散，被安排到三楼闲置。多年前，我的父亲曾凭借他早年水电工的经验以及对音乐的热爱，将这套复杂的设备顺利安装于此。如今，他又凭着经验，拆解了这套他从一家倒闭KTV里淘来的宝贝。他整齐地把它们摆放在一起，告别他的老伙计。

二十多年前，我终于有机会上莫干山。明知当年莫干山上的盛宴不可复刻，我依然相信，此去莫干山，总能在某一缕山风、某一味鲜笋、某一处山水与盘餐间，触摸到旧日风味的余温。

车沿着山路行驶，我的兴致随着海拔升高。然而，经过一个村庄时，几位村民向我们摆手，车被拦住了。得知山上路面“下冰凌”了（本地人对道路结冰的称呼），我的满腔期待，就这样被温和劝留在半山腰。

父亲爱唱歌

王啸辰

从记事起，父亲就喜欢唱歌，他的少年时期正值香港乐坛的黄金岁月，在这股潮流的感染下，他留着四大天王同款四六分发型，所有粤语金曲信手拈来。父亲真切地热爱唱歌，唱歌这件事也实实在在地给他带来了回馈，一是凭借美妙的歌声娶到了老婆。此外，就是在工作的大酒店举办的唱歌比赛中荣获第二名，赢得一套杯子，但最开心的，是在一个舞台上展现了自我风采，这价值远胜过一套杯子。

一位大叔看出我们的失落，招呼道：“下来吃口热的吧。”既来之则安之，周边景色也不错，就跟着走进他家的厨房。炭火盆的红光瞬间拥抱了我们，灶架挂挂腌好的猪前腿，女主人心领神会，踩在板凳上割下一刀咸肉，男主人走到屋前的竹林里，挖来几株冬笋。两样东西，清清爽爽，就这么掷进一口陶锅里，注满山泉水，灶膛里架上几根粗柴，便咕咕嘟地炖起来。

我们到村里转了一圈，看了景色优美的劳岭水库。回屋时大叔端上陶瓷大钵：汤色是诱人的奶白，上面浮着金色的油星，炖得酥烂的咸猪肉敦实地卧在汤里，滚刀块的冬笋是半透明的玉色，热气蒸腾中，咸香与清鲜猛烈地扑来。

我一口汤喝下去，舌尖“嗤”地一声欢呼，一股鲜美的暖意，从胃里升腾上来，直冲天灵盖。咸肉的“陈”与冬笋的“新”相互激荡后，达成至臻的升华。我吃过不少店家的“腌笃鲜”，咸肉加鲜肉和春笋，做到位也相当鲜美。但这一大钵无名的咸肉冬笋汤，带着山野的率真与力道，像一记直拳，打在我的味觉记忆上，叫我永生难忘。

我们虽没抵达山顶，却用味蕾触碰到扎实的滚烫的“莫干山”。从此，我对莫干山的味道更有期待。得偿所愿，几年前，好友在莫干山度假区置了新居，我每一次去探望朋友，都会“寻吃”一番。

我们虽没抵达山顶，却用味蕾触碰到扎实的滚烫的“莫干山”。从此，我对莫干山的味道更有期待。得偿所愿，几年前，好友在莫干山度假区置了新居，我每一次去探望朋友，都会“寻吃”一番。

譬如，顺着寅村广场往西，走上一条缓坡，有一家不起眼的饭店。这里的生炒石鸡是莫干山山珍的一张名片。20世纪50年代，陈毅元帅多次上莫干山探望休养，张云逸，常在山间小馆吃饭。他爱用当地米酒配生炒石鸡，说“这石鸡比城里的蛙肉鲜，有大山的骨气”。莫干山石鸡是山涧的一种蛙，栖息在竹林石缝间，个头不大，肉质紧实，姜蒜猛火快炒，便鲜香扑鼻。泼辣而跳脱的味道，带着山涧的清凉气，与当年那碗醇厚的咸肉冬笋汤，恰成有趣的对照，一静一动，一

醇一烈。

毛笔，蘸上墨汁，在家长手把手中，写下了“人”字。宝宝们经过洗手，拜师，击鼓，写字等过程，突然长大了，变懂事了，知道了什么是礼仪，什么是秩序，有了小学生的样子和精气神。

次日，我们去昆明，途经弥勒，纠结于午饭吃米线，还是其他，上网查看发现，有家评分较高的汽锅鱼店，近在咫尺，于是进店下单，厨房的伙计开始杀鱼，配锅底辅料。等待中，我去问站柜台的老板，汽锅鱼不去一滴水，煮出一大锅鱼汤的原理，还有当地产的谷鱼，味道鲜美的原因。年轻的老板相貌儒雅，谈吐得体。我好奇他为何安于这家小店？他说外面好工作难找，

干干脆承父业，不指望大富大贵，但求细水长流，为读一年级的孩子，攒未来的学费。一年级女儿？我想到了开笔礼，问他是是否带女儿参加过？他说：“当然，必须的。云南嘛，有孔庙的地方，就有开笔礼。”

的确，素有“文献之邦”之称的云南，自2009年创办建水开笔礼后，星星之火，燎原至好几个地区的孔庙。这背后是否有巨大的商业驱动力？我留意过建水开业礼入场券价格，两大一小含景区门票，汉服，布鞋，礼具，证书等，共360元，比较厚道，要不是超龄得离谱，我也想去仪式一回。

我真的希望，那个男孩没能真正看明白，那些父辈或祖父辈的成人，在进行着怎样的追求。也许有人会说，拿着大家轮流用的吹风机去吹个人的某些部件，也不见得会引发多大的悲剧。但还是会发生一件事的，这些成人不在乎尊重与被尊重，这样的麻木行为在公共场所频繁出现，让孩子们，于恍惚之间产生一种意识：一个人只要不偷不抢，就可以算不妨碍他人了。

后来，我和7岁一起在存衣橱前穿戴时，我问他，刚才看到三个人弯着腰，这是在干吗呢？他说，他们可能冷得要命吧。男孩虽颇有社交天赋，但离开能产生立场的那种成熟，还有距离。

度优先，三人形如低头认罪，神韵上又逼近古希腊青铜雕塑《掷铁饼者》。

这三位拥有健康意识的先生，创造性地使用着公用工具。或者说，他们拓展了设计师并未预设的工具用途；他们对其使用者们的漠视，坦白而坚定。对于这组人体奇葩的美学臧否，如有人愿意在丑陋两字前，再添加个把表达程度的副词，我愿附议。

在狭小的通道上，湿漉漉的男孩，先是一愣，随即妙用了自己的小型身体，从三人垂头弯腰的堵截中逶迤穿过。男孩应该听到，三只干

的，但我感觉到了父亲的意思，一张凳子，一条心，这是父亲对我们姐妹的希望和要求。

妹妹脸上放晴了，在长凳子的外端坐稳，伸手撩起一把稻柴递给我，说：“姐姐，给我拿柴，你烧火。”她人小，烧火不会，递柴却很神速。

母亲要烧肉了，妹妹就拿两根花萼柴传给我，我两只手拿住两端，中间搁在腿上，双手同时用力按下去，咔嚓，柴变两段，再重锤一次，就变成了四段。妹妹马上又给我一捆稻柴，我顺势绕在拗断的柴火上，一下就塞进了灶膛。刚放下柴火，妹妹又传一把火钳到我手边，她的每一次传递都正确，都及时，像她自己在烧火一样了。我两手拿住火钳头

部剪刀样的把手，提起了伸到柴火下，先横着掏两下，再竖着掏三下，最后将刚才的稻柴灰往灶膛底下压下去、压紧，灶膛里就有了足够多的空气流动。上灶的母亲看见了，抿嘴一笑，表扬父亲长凳做得好，表扬姐妹俩烧火配合得好。

火旺起来了，火苗儿在灶膛里欢快跳跃，火光映照在柴仓墙壁上，也照在我妹妹的身上，妹妹满脸红彤彤，一脸热烘烘。我们烧着火，嘴里嗯嗯呀呀哼起了歌谣。不多时，母亲说好了，我站起来看灶面，母亲慢慢掀开镬子的盖子，水汽立马从镬子升起，又一下子弥漫开来，屋子里全是热气，也全是香气。

母亲笑吟吟地说：今天的红猪肉，熟得快，香得也结棍。

叶粉蒸肉”写得十分诱人。软糯的米粉裹挟着五花肉油脂，混着新鲜竹叶的清香，旨味隽永，极见世情。如今，在莫干山镇育才路附近一家土菜馆，仍能尝到同款，有时会用刚采的鲜笋垫底，与粉蒸肉相互成就，愈发有风味。

更衣室，像一头小象，后面跟着一头老象。在必经的梳妆区域之侧，我俩被挡了道。三名成人，正摆出极有排列感的同款造型。他们裸身分腿弯腰，手持的电吹风穿过裆下，再尽力倒反，让热风口精准对着臀部凹处。为实现吹风机的角

游泳后的男子

郭峭峰

度优先，三人形如低头认罪，神韵上又逼近古希腊青铜雕塑《掷铁饼者》。

在狭小的通道上，湿漉漉的男孩，先是一愣，随即妙用了自己的小型身体，从三人垂头弯腰的堵截中逶迤穿过。男孩应该听到，三只干

的，但我感觉到了父亲的意思，一张凳子，一条心，这是父亲对我们姐妹的希望和要求。

妹妹脸上放晴了，在长凳子的外端坐稳，伸手撩起一把稻柴递给我，说：“姐姐，给我拿柴，你烧火。”她人小，烧火不会，递柴却很神速。

母亲要烧肉了，妹妹就拿两根花萼柴传给我，我两只手拿住两端，中间搁在腿上，双手同时用力按下去，咔嚓，柴变两段，再重锤一次，就变成了四段。妹妹马上又给我一捆稻柴，我顺势绕在拗断的柴火上，一下就塞进了灶膛。刚放下柴火，妹妹又传一把火钳到我手边，她的每一次传递都正确，都及时，像她自己在烧火一样了。我两手拿住火钳头

部剪刀样的把手，提起了伸到柴火下，先横着掏两下，再竖着掏三下，最后将刚才的稻柴灰往灶膛底下压下去、压紧，灶膛里就有了足够多的空气流动。上灶的母亲看见了，抿嘴一笑，表扬父亲长凳做得好，表扬姐妹俩烧火配合得好。

火旺起来了，火苗儿在灶膛里欢快跳跃，火光映照在柴仓墙壁上，也照在我妹妹的身上，妹妹满脸红彤彤，一脸热烘烘。我们烧着火，嘴里嗯嗯呀呀哼起了歌谣。不多时，母亲说好了，我站起来看灶面，母亲慢慢掀开镬子的盖子，水汽立马从镬子升起，又一下子弥漫开来，屋子里全是热气，也全是香气。

母亲笑吟吟地说：今天的红猪肉，熟得快，香得也结棍。

度优先，三人形如低头认罪，神韵上又逼近古希腊青铜雕塑《掷铁饼者》。

烧火

张秀英

的，但我感觉到了父亲的意思，一张凳子，一条心，这是父亲对我们姐妹的希望和要求。

妹妹脸上放晴了，在长凳子的外端坐稳，伸手撩起一把稻柴递给我，说：“姐姐，给我拿柴，你烧火。”她人小，烧火不会，递柴却很神速。

母亲要烧肉了，妹妹就拿两根花萼柴传给我，我两只手拿住两端，中间搁在腿上，双手同时用力按下去，咔嚓，柴变两段，再重锤一次，就变成了四段。妹妹马上又给我一捆稻柴，我顺势绕在拗断的柴火上，一下就塞进了灶膛。刚放下柴火，妹妹又传一把火钳到我手边，她的每一次传递都正确，都及时，像她自己在烧火一样了。我两手拿住火钳头

部剪刀样的把手，提起了伸到柴火下，先横着掏两下，再竖着掏三下，最后将刚才的稻柴灰往灶膛底下压下去、压紧，灶膛里就有了足够多的空气流动。上灶的母亲看见了，抿嘴一笑，表扬父亲长凳做得好，表扬姐妹俩烧火配合得好。

火旺起来了，火苗儿在灶膛里欢快跳跃，火光映照在柴仓墙壁上，也照在我妹妹的身上，妹妹满脸红彤彤，一脸热烘烘。我们烧着火，嘴里嗯嗯呀呀哼起了歌谣。不多时，母亲说好了，我站起来看灶面，母亲慢慢掀开镬子的盖子，水汽立马从镬子升起，又一下子弥漫开来，屋子里全是热气，也全是香气。

母亲笑吟吟地说：今天的红猪肉，熟得快，香得也结棍。

叶粉蒸肉”写得十分诱人。软糯的米粉裹挟着五花肉油脂，混着新鲜竹叶的清香，旨味隽永，极见世情。如今，在莫干山镇育才路附近一家土菜馆，仍能尝到同款，有时会用刚采的鲜笋垫底，与粉蒸肉相互成就，愈发有风味。

七夕会

漫步云南建水古镇，我们一行从这头去往那头，为了看一座文庙。沿市井长巷，我们的的好奇心一路洒落，一路捡起。有大爷边晒太阳，边抽铜管水烟。想试试踱水而过的土烟丝味，凑过去讨了一口。轻吸，重吐，咽喉没敢彻底打开，浅尝辄止足矣。见一摊贩在卖泡梨，一种被甘草、盐水浸泡过的梨，说是云南人的最爱。买来一尝，一下子形容不出，细嚼慢咽，酸，甜，咸，涩，苦，五味杂陈，串味后反倒清口；路边在“翻豆腐”，小方块豆腐在炭火上翻烤，香味一半入口，一半随

烟火气袅袅。想坐在炉前边烤边吃，摊主说要等下一波，等不了，无奈地走人，一路惦记，直到进文庙，遇见一场“开笔礼”。饱食精神大餐后感悟，来的路上七七八八，都是铺垫。

建水文庙有七进空间，层层递进，纵深达六百二十五米，为南方最大的孔庙之一。进太和元气坊大门，一尊三米多高的孔子铜像，似真人，从远古穿越而来，气度中有“仁”、“礼”有尊贵。铜像后依次是泮池，洙泗渊源坊，棂星门，杏坛，大成门，先师殿和崇圣殿。元明清风格的建筑和园林景观，弥漫着儒家文化的气息，淡淡的禅意。置身其中的开笔礼，为学龄前孩童为

云南开笔礼

瑞秋

我在先师殿外围，旁听了开笔礼的核心环节——启蒙开笔写“人”字。静穆中，身穿红黑汉服的主礼人，解说开笔写人的意义，一撇一捺，既是写人，也是做人，要平稳端庄，堂堂正正，顶天立地。台下的蒙童，随指令，拿起面前小桌上的

毛笔，蘸上墨汁，在家长手把手中，写下了“人”字。宝宝们经过洗手，拜师，击鼓，写字等过程，突然长大了，变懂事了，知道了什么是礼仪，什么是秩序，有了小学生的样子和精气神。

次日，我们去昆明，途经弥勒，纠结于午饭吃米线，还是其他，上网查看发现，有家评分较高的汽锅鱼店，近在咫尺，于是进店下单，厨房的伙计开始杀鱼，配锅底辅料。等待中，我去问站柜台的老板，汽锅鱼不去一滴水，煮出一大锅鱼汤的原理，还有当地产的谷鱼，味道鲜美的原因。年轻的老板相貌儒雅，谈吐得体。我好奇他为何安于这家小店？他说外面好工作难找，

干干脆承父业，不指望大富大贵，但求细水长流，为读一年级的孩子，攒未来的学费。一年级女儿？我想到了开笔礼，问他是是否带女儿参加过？他说：“当然，必须的。云南嘛，有孔庙的地方，就有开笔礼。”

的确，素有“文献之邦”之称的云南，自2009年创办建水开笔礼后，星星之火，燎原至好几个地区的孔庙。这背后是否有巨大的商业驱动力？我留意过建水开业礼入场券价格，两大一小含景区门票，汉服，布鞋，礼具，证书等，共360元，比较厚道，要不是超龄得离谱，我也想去仪式一回。



莫干山的清蒸鳊鱼和甲鱼汤，烹制方法传承了“补元气”古法智慧，甚合我的口味。

所有莫干山的味道，无论山巅、半山、山脚，皆根植于“江南第一山”与水乡食材的双向奔赴。而我只是山野逐味人，循鲜而来，仅拾掇其一二真味，便已醉心其间。

旅游